

南濤文藝叢刊

I

未嫁先寡

執筆者：

郭風 宋衡心

處默 程本錢

顏魯 鄭曉嵐

巴予 王沙艾

秋荻

南濤文藝社印行

南濤文藝社

贈

協和書局

836
Cx 75

南濤文藝叢刊

未嫁先寡

(1)

· 版權所有 ·

主編者 南濤文藝社

著作者 南濤文藝社

發行者 宋衡心等

經售者 南濤文藝社

社址：福建長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未嫁先寡

宋衡心

目錄

葦·····	郭風(三)
未嫁先寡·····	宋衡心(五)
我要這樣死·····	處默(一二)
印度情歌·····	顏魯(一四)
海之憎·····	程本錢(一五)
心獄散記·····	鄭曉嵐(一九)
賣花生糖的小孩子·····	秋荻(二九)
鬥鷄·····	巴予(三一)
美麗的謊言·····	王沙艾(三七)

草

郭風

我要新的，清鮮的，生意勃勃的。我多麼企望那生命的自由自在的發榮滋長。

我多麼企望，能够在一條路上行走，我們越向前走，前面的路越寬越闊，空氣越現得清鮮，日光更加明燦！有那長着闊大的綠葉的樹枝，在風中搖擺。如果灑下一陣急雨也多麼好，急雨灑在樹葉上！

——昨天，這裏下過陣雨。

這時，我從室內走出來。我竟忘記室內多麼窄，多麼亂雜，有陣陣的霉味。

我立在階前，階前的空地上，隣居的什物亂堆在那裏。許多破爛的舊物堆在那裏。那裏，有陣陣的霉味。

階前的空地，顯得十分什亂。我們顯見得沒有一小塊土地，可以舒寬心身的。

我們所有的時間，也是這樣。沒有一刻寬暢的時間，可以讓我們思想，做些想做的事情。我感覺我們的時間當中，有如階前的空地，擁滿和排列許多雜亂的什物，顯見得十分零碎，非常沒有條理。

我想要有美的晴明的日子；整齊的，自由幸福的，屬於我們自己，屬於大家共同的日子……不過，這個早上，我是快樂的。

我立在階前，我立在那裏。

這時，有一陣清芳的香味，送入我的心中。我立刻很敏捷的在找尋，立刻預想有什麼可愛的東西，我可以見到。

我立刻見到了。

在空地的土牆之石基旁邊，那裏生長出許多美麗的蕈菇。呵，真是多麼美麗。

它們多麼好看。它們立刻引誘我，使我想出什麼美好的事物；它們正在鼓舞我，和正在傳達出什麼最能鼓勵我的消息。

它們一共有二三十棵；不，我走過去，蹲在那裏，數了一下，它們一共是廿六棵。有的很大，有的很小，全是天真的，愉快的，美麗的……

它們排列在那裏，好像戴着小小的淡黃色的草帽；又撐着淺灰色的，小小的遮陽傘；它們排列在那裏，好像排在草場上聽他們的老師講故事；不，好像在草場上排好了隊正要出發作夏季旅行的小學生。

在它們當中，有多麼快樂，有多麼的興奮，在它們的小心靈當中，充滿了多少稚氣的想像！一個什麼樣的消息傳達給我呢？在這中間有什麼力量呢？

我只感覺到沉醉其中的樂趣。這是另外的一個世界呵，我的心跳着。

我感到生命的力量。感到生命的永遠新鮮的可親可愛，感到一種欣欣向榮！

我蹲在那裏，還看見不少的螞蟥，在蕈的隊伍下面，也排列着小小的隊伍，正在旅行，和尋取食料和蜜。

多麼樸實，多麼耐苦勤勞的小昆虫！——還有，多麼清新可喜的植物界中的生活狀況，呈現在目前。

我相信我永遠不能忘記這土牆之石基近旁的小小的景像。是的，那對於我，將是永遠新鮮的印象。

未嫁先寡

上

宋衡心

我的四季劃一地在降甘美的露華

我的故事中的故事，華飾以詩歌的故事

我的心的故事，新的故事

客采煥明的，這心的故事中的主角

她是工作的使女的長女，忙碌的長女

閒暇的幼女記憶是死冤家

——爲爭奪永恆的動產「時間」而反臉啓釁
爲彼此都想獨得「時間」的全部而興干戈

而結下不共戴天的，相報不了的深仇

致使青山不開，河水滯流

風雲變色，生靈塗炭

是戰爭在暗中指使他的宦者貪婪

鬼祟地居中慫恿她們，離開她們

平地裏興多年的干戈

泛濫的血河沖激和平的水晶的宮闈
攪擾和平太后的清夢

激她從不遂的瘋癲中站起

打發她的宮女知足疾赴疆場排難解紛

口舌靈便的知足，由於她的

婉轉勸解，詳精比譬

果也一剎就成全了她的外交使命

她的方正的斡旋——

實則大半也有賴於性本善的忘却的先自退讓

由於具有良知的忘却的殊易覺悟猛省

——她含淚，不以爲羞的

趨近記憶而與之互握

深致歉意而請求對方寬諒饒恕

霧也就散了！依然是青山、涓流、薰風、白雲

是熙熙攘攘的衆庶的安居樂業

公平的知足，她至爲公允的妥給兩方分配

所應得的動產的項目和數目

——記憶分得的是借據的「夜」，貯金存摺的「過去」

忘却分得的是公債與股金與紅利的「日

」

保險金的「將來」，人壽及保火險

現鈔的「現在」則按額各得其半

這樣，因分產而啓釁的行爲是極下鄙的

在戰亂中，我曾也數數地垂淚規勸過忘却

勸她該怎樣的以身作則，息事寧人

爲成全永恆的未竟的大志，可以慨然讓與

爲不好使完整的一時間」却破殘

更可以冰消瓦解的釋去深仇

因爲深仇是像燎原的野火的將變不盡

是像輪迴的痛苦一幕的永無止

境

都想獨得的動產「時間」不也明明啓示

誰想佔有它，就該永熬地獄的硫火

因爲雖然它的心是一面靜止的明鏡

一口平靜無波的湛藍的荷池

但它的邊線，它的可見的軀殼

却是循環不息的，湯湯浚流的

同臨着明鏡鑑影的人的善行，罪咎

長在池中的菱荷的清香，萍藻的漂

浮

一樣都是或善或惡的循環不息

載善的歸入「永恆」，懺情的歸入「

不生不死」

逆天與鑄錯的則淪入「死亡」

在戰亂中，我曾也爛舌苦勸過她

該學天與地所出的六個兒子——

上下東西南北的六個孝子

他們都能恪守謹遵父母的遺教

彼此善讓的繼承份內應得的不動產——

永恆的廣博的田業與地產「空間」

我的忘却！她當初就已然靜聆我的教示

雨霽天開，兩朵的紅霞浮上她的兩頰

她俯首在我的肩上，而嗚咽在我的心中

只是嗚咽，却緘口不想回答什麼

她不辭而別，却仍輕手替我掩上雙扉

我明白她的用意，她的爲痛苦所煎熬的稚心
因爲我深信她的稟性是良善的

她自能不日就弭戰息爭

什麼都會放棄讓與，通盤割捨

因爲她是會不時就想到我

更聯想到我的垂淚，我的工作的煩重

她不會不憫情的！

我要盼候她的福音

而也自信我的決口的盼候不會落空

知足太婆恰恰就趕在翌日的清晨來

就由於這「恰恰」，她成功了，而我却告

失敗

事情的經過雖然是如此曲折而不合理

却也是順天的，因爲最壞也還是肯爲他人立

功

——我把名譽與地位，功業與功德都讓給太

婆

把讚美的詩歌，特凝待謝的愛情與青

春

天上的平等與自由，榮華與富貴

希望，和至爲渺小的生命呈獻給忘
却

把地上的自由與平等，榮華與富貴

幸福、平安與快樂都遺贈給萬姓

而把卑微、罪咎、愆尤、凶險、恥辱

詬罵、誚笑與誹謗

寂寞與伶仃、饑餓與寒凍

勞碌與貧窮與疾病與衰老與死亡

失敗與失望、欺凌與逼迫

鎖鍊與監禁，災殃與禍患

憂慮與悲哀與煩腦

都贈給我自己——

只爲工作而存在的平凡的自己

因爲我愛她，熱愛我的我的孌女

忘却

雖說是熱愛，但却是將凝未凝的

我愛她！因爲我感激她能每日來顧

幫我處理當日的煩重的工作

我愛她！因爲有感於她的能勇於改過自

新

只是愛她罷了，只是每日一聚首罷了

却兩地分居分炊而不同食宿

因爲她是遠在不愁衣食的逍遙自在的高天

我却屈居在此必須扒沙抓泥才得一飽

必須勞心勞力才得簞食豆羹

必須勞碌奔走才得

襲衣遮體，片瓦蓋頭的下土

在溫馨的春夢裏，在綻四季的春夢裏

在相對的夏秋冬的象春夢裏宵宵相見

——只是喜相逢罷了！燈是永夜的

所以只是相對不語。或是既語而相背

面

却不屑於同床共被，並頭共枕的醜

態

雖則只每見在劃四季的溫馨的春夢裏

但並不如曇花泡影的虛幻

概是真境，因爲我們本來就都不是人

都只是爲要爭取萬業叫絕及萬代傳頌

而無着自巳監製的一顆顆

晶瑩的淚珠上寫

我的燦爛的詩歌的琅琅的一字一句的化身

因爲都是可及的能壓倒古今中外的詩聖

都是可歌可泣的——

它的每一個銀字，每一個金句

所以能化身，當你們在沍寒的冬之午夜

頻頻挑剔你們的將熄的溫炭的火再燃

又屏着氣息默讀着它的時候

下

只透露纖條的乾淨無垢的一雙赤足

改易過多次面目的經驗向我

比着淺現但熱情的手勢

而那頑固、因襲、也癖好骯髒

從不換洗貼身的襪服

甚連外衣也不甘換洗的習慣

他的外衣已然襤褸，也不想縫補

已然垢污不堪摸觸、聞嗅，也不想換洗

更談不上棄置而別裁新衣

却依然自鳴其清高，以爲是風流瀟灑

以爲是文質彬彬，是情思蘊藉的四季穿披著

這習慣，他都向我眨一玄奧但冷涼的眼色
我即使稚魯，但對於大人的經驗與習慣

所持贈的可貴的各別暗示却極了然——

這是那忘却，她在固定不移的辰時來了

在星殘月落，旭日初升的辰時來

在我着手工作之前來

輕敲我的柴扉，邀我外快出動

作 她會逗留到酉時，爲要幫我處理一口煩重的工

爲要給我好的指教，導我無阻的通過

那廣無際限，渺無涯涘的迷津

只用凌空的錫飛，涉水的杯渡

却無須借用張帆、搖櫂、撥櫓與使舵的

舟楫

更無須小題大做的妄用燃煤的汽艇或輪

船

她是萬權能的，我的只相好而不同房的姊妹
她是幼學千化萬變的，我的未嫁先寡的怨女

她是老得可愛，老得誠實不欺

因爲已然是紅顏薄命的嫠女

所以只是親你的憂思的頰、蒼白的唇

但從不涉誨淫，守身如玉的

使我因敬愛而顛狂

使我雖若即若離的，却總離不了她

我們的相愛是像玉的，我們的相好是像月的

我們言定該相愛和好的幽會的時刻

只是幽會罷了，却不談情說愛，不做兒女態

我們的幽會是像曇雲的飄忽，曇花的開謝

幽會，無甯說是光天化日下的重逢

是磊落的，不挖陷阱，也不布網羅

只是我向她求助，而她幫我處理

只是我向她訴苦，而她向我撫慰的

一張薄薄的白紙罷了

我愛她！因爲她是未嫁先寡的嫠女露華

我們同情，因爲我是未娶先嫁的信男

是未雨先綢繆的，那困守空際的浮雲片片

都不是人，我們是像神鬼一樣的相愛相好

她是浮空的神女，我是入地的冤鬼

是一條紅線把我們牽了來又牽了去的

竟然縮成一個將爆未爆的焦點

永懸於高空。雄風也吹不掉它

甘霖也只輕蹣的從它的界外垂直至地

因為我們的焦點就是熔解點和沸點

是結合寡婦與鰥夫的兩眸怨憤凝成的

就是電解也分離不了我們的「妍」

因為它是磊落的——

比正午的太陽還要光明磊落

比四書五經蘊的哲理還要廣泛

放光在夜裏，而燃燒在日與夜的分水線

最後則熊熊延燒在必須勞碌的天壽的白晝

焚化崎嶇的萬有為烏有的康莊

烹蒸騷人墨客的如麻的憂思愁緒

為蒼翠的詞藻的濃鬱

染遍了一溪的春色

煎熬癡男怨女的如梭的紅恨灰怨

為郊上坯坯的黃土

好讓雙雙的鳴禽在它的上空交頭比翼

藤蔓在它的周沿接耳連理

好讓夙願俱償。宿怨俱消

化為遍野的春風的怡蕩

春光明媚，春意的闌珊

延燒，而也烘焙使之融解

更使那融解的再冷却

因為黑夜已接踵而來

疊加高熱去化熔忠臣與烈士的滿腔義憤哀

慟

為共和的白雪，是輕與飄的共和

在飄落！……

遮蓋了地上所有的缺陷與瑕玷

蕭條與零落，蕪雜與蓬亂

什麼都一統在我們的權威之下

一致，只見明淨的一個幅員

伸展在我們的懸空的焦點之下

天晏了，她擁我回來，因為已然劬勞終日

如今是不勝疲憊的半至顛顛

她擁我，帶我回至家門，

因為她知道門是虛掩的

我會忘了多事一舉的去啓雙鍵

她帶我回至家門，我拜送她

因爲她是我的神女

我的老姘頭相好

我的未嫁先寡的露華

我拜送她，給她磕三個琅琅的響頭

因爲門階是花崗石鋪砌的

我磕它。因爲是把它看做一面明鏡一樣的好用

——我可以從它照見她是怎樣的先親我的髮

又怎樣的唾口香涎在我的髮上

她不慣道「晚安」，只依依不捨的去了

却又回過頭來……

然後不復回眸的全割捨去了

她不徒步，由低飛而高翔入太極

甘露也就降落了，掉在我的花崗石上

一九四八，六月。

我要這樣死

處
默

我要這樣死呵！

我要這樣死；

像風暴

狂怒的在宇宙裏旋迴。

用粗壯的鐵手

抓起那許許多多的

真理的障礙

人羣裏的渣滓

聖潔的大地的蠢蟲。

拋出去！

拋出去！

拋在塵灰瀾漫的天空。

黝黑的天空。

狂旋着

撞擊着

然後隨着那轟隆而來的

大時代的雷震

掃過原野

掃過山崖，

掃過那腐朽的生命的路

在驚人的巨響中

毀滅在崩裂的懸崖底下，

我要這樣死！

我不願

像那初夏第一朵開放的玫瑰花

生得美麗

活得嬌柔

還讓天藍色的信封

從這裏寄到那裏

而後被虫蛀蝕了心蕊，

滴着淚珠

悄悄地枯萎了

永遠被人遺忘！

我不願

學那愛夢幻的孩子，

要死在愛的臂膀里，

幻想着——

在溫柔與靜謐了

微笑着閉上眼睛。

我不願

像那害肺癆病的鄉下人

還沒有走上自己的路

就在石橋那邊

口角上吐血塊倒下來了。

我不願

學那浪漫的詩人

要在自己死後

裹一身白綾，

散滿鮮花，

然後讓自己的朋友

把屍體繖流在明月滿空的大海上。

我要像一顆彗星

帶着刺目的火光流經人間，

給人們無限驚恐

讓他們詫異地叫着：

「彗星，彗星！

不知道有什麼變亂？」

而我

却飛速地閃光芒。

向着被暴風所推倒的山崖

在巨響中一齊沉埋了！

我要

我要這樣死呵！

印度情歌

顏魯譯

醒來啊！森林里的花兒，翱翔於草原上的飛鳥。

醒來啊！醒來啊！你迷惑的淡褐色眼睛

當你的眼兒瞟向我，我的心感到適意，像是花朵飢飽飲着甘露

你底嬌喘，是清晨花叢的芳香

你底呼吸是葉落節季黃昏的馥郁

我脈管的紅流衝向你

是像林溪期待沒落在白夜里的太陽。

當你在我的身旁，我的心開始歡唱 有如樹枝在草蓊繁茂季節的風前戲嬉

當你蹙眉，親愛的，我的心立刻呈着陰暗

——雲影遮蓋陽光泛濫的小河

你的笑紋是冷風掠過陽光閃爍的水面逗起金波

我啊！看看自己吧！我的心在跳躍

看！大地微笑——波浪顫漾——白雲飄移——但是我呢？

當你不在我的身旁，我便失去了歡樂

醒來啊！醒來啊！我的親親。

（譯自Ojibwa）

附註：這首詩英譯者為霍夫曼（Charles Fenn Hoffman）

海之憎

程本錢

寂寞呀，沙漠上的寂寞呀！

屋前新近被建起了一座大樓，把我和世界隔住了，以前太陽從窗外照進來，只要推開窗子便能看到廣闊的天空，和那天空裏翻翔的飛鳥，但現在僅僅在中午見到太陽，這太陽是從那大樓的角上射下來，射在這簡陋的屋子裏，只那麼一點，像世界上只有這一點太陽。

沒有雨也沒有風，只有一陣可怕的寂寞，像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我在桌子的前面，單調的吐着烟，讓香烟伴着我，但四圍的烟漸漸濃了，它包圍着我像是冬季的濃霧。

寂寞呀，死一樣的寂寞呀，沒有人來拜訪我，我也不會訪過任何人。

我把這情形告訴給住在海濱的朋友，還對他說：

「我愛海，我愛海的廣闊與奔騰」。

於是我被邀到海濱的他的家裏，我住在二樓靠海的房子裏，有個朝海的窗子可以看到海，現在我看到了，當每日清晨，我都倚在窗戶前，有時我會看到日出，傍晚我時常到海灘上去，我仰臥在沙石上，海風吹過我的身體，彷彿吹去了我甚至人類的罪惡，我覺得我是被飄在天空中，其實天藍的，海也是藍的，誰又能說出他的界限呢？

「美麗的海啊，社會上的一切都是罪惡，只有海是例外。」晚餐時我告訴我的主人：「除了海你看過比它更平等的事情嗎？只有海是屬於自然，它給人們的賜與是平等的」。

但我的朋友笑了，他說：

「你曾經滿意過任何事情麼？那你為什麼要滿意海呢？生命便是罪惡，當你瞭解一個人時你